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 目録 音圖

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符國琛

經部三

詩緝目録　　詩類

卷一　周南

何彼襛矣 美王姬

騶虞 鵲巢之應

自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卷三 邶風

柏舟 言仁而不遇

綠衣 衛莊姜傷已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

日月 衛莊姜傷已

終風 衛莊姜傷已

擊鼓 怨州吁

凱風 美孝子

雄雉 刺衛宣公

匏有苦葉 刺衛宣公

卷四

卷五鄘風

卷六 衛風

卷八 鄭風

緇衣 美武公

將仲子 刺莊公

叔于田 刺莊公

大叔于田 刺莊公

清人 刺文公

羔裘 刺朝

遵大路 思君子

女曰雞鳴 刺不說德

有女同車 刺忽

山有扶蘇 刺忽

蘀兮 刺忽

狡童 刺忽

褰裳 思見正

丰 刺亂

卷十 魏風

車鄰美秦仲　駟驖美襄公

小戎美襄公　蒹葭刺襄公

終南戒襄公　黃鳥哀三良

晨風刺康公　無衣刺用兵

渭陽康公念母　權輿刺康公

卷十三　陳風

宛丘刺幽公　東門之枌疾亂

衡門誘僖公　東門之池刺時

卷十四 檜風

卷十五 曹風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大雅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周頌

清廟 祀文王

維天之命 太平告文王

維清 奏象舞

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天作 祀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

時邁 巡狩告祭柴望

執競 祀武王

思文 后稷配天

卷三十三

臣工 諸侯助祭遣於廟

噫嘻 春夏祈穀於上帝

玄鳥祀高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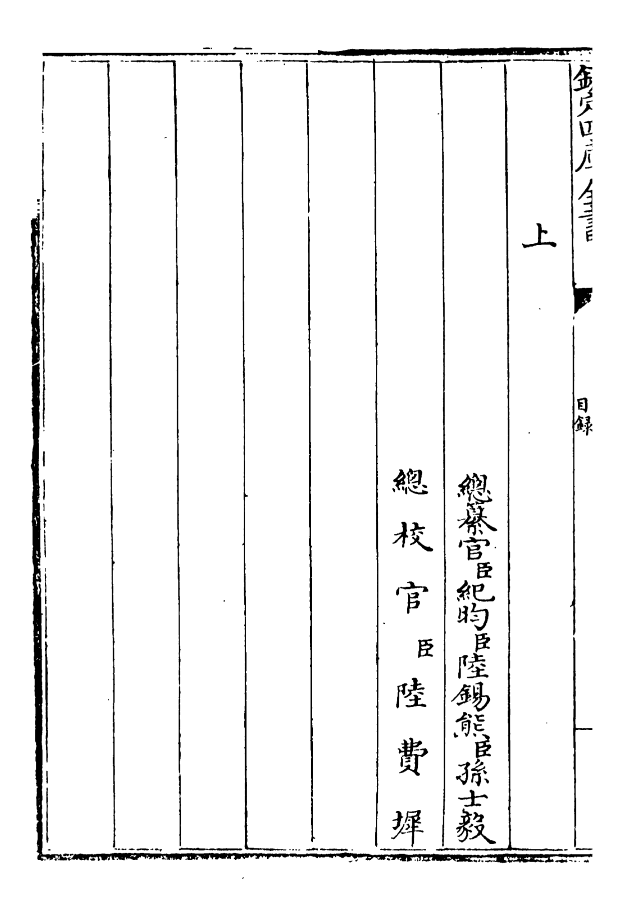
長發大禘

殷武祀高宗

右三百五篇逸詩六篇

臣等謹案詩緝三十六卷宋嚴粲撰粲字坦叔邵武人嘗官清湘令是書以呂祖謙讀詩記為主而雜采諸說以明之舊說有未安者則別以己意闡發如論大小雅之别特以其體不同較詩序政有大小之說於理為近又

如邛之柏舟舊以為賢人自比桀則以柏舟為喻國以汎汎為喻無維持之人干旄之良馬四之五之舊以為良馬之數桀則以為乘良馬者四五輩見好善者之多中谷有蓷舊以蓷之暵乾喻夫婦相棄桀則謂歲旱草枯由此而致離散凡若此類皆深得詩人本意至于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攷證尤為精核非空談解經者可比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緝原序

敘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鈌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既為騷為選為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

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閒得於
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
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
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老艾合且曰吾用於此有年非
敢有以臆決摭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
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
鉤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
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

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與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嗚呼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攷亭繼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藁五七言幽深夭矯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閫奧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所以瞠若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

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為之敘云爾是年十有二月竹溪

鬳齋林希逸書

二兒初為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為緝諸

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

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鋟之木此書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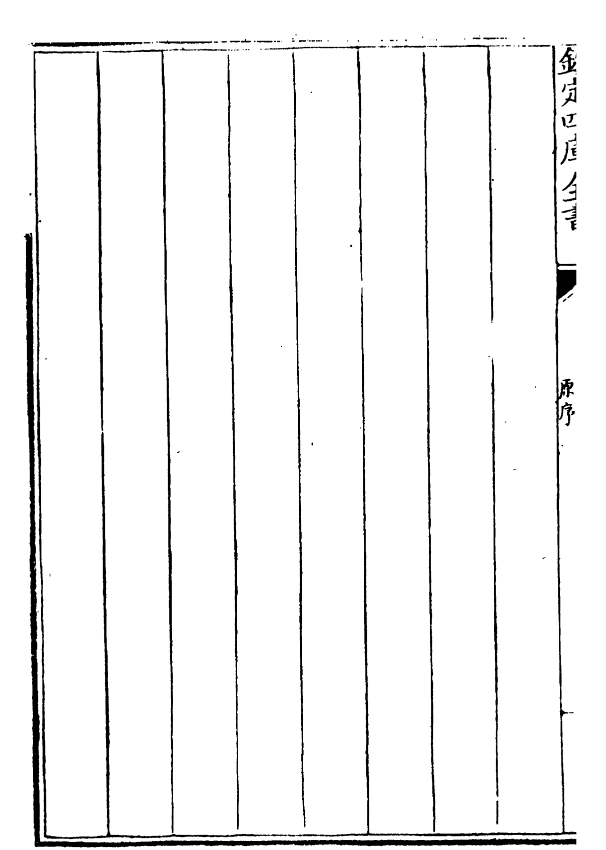
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

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

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淳祐戊

中夏五月華谷嚴粲序

𥘅雝中谷有蓷葛藟不用舊説獨能深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再三玩味實獲我心坦叔可與言詩也已矣初還别換一册幸無我靳甫再拜上啓



詩緝條例

集諸家之說為詩緝舊說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參以己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詠之情性而已字訓句義插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為章指順經文而點綴之點平聲使詩人紆餘涵泳之趣一見可了以便家之童習耳

經文及章指並作大字

字訓句義及有所發明並作小注以經文為先後

說雖異而可取者附注焉

小注毛氏稱傳鄭氏稱箋序注元不著姓氏者皆鄭氏說今併稱箋鄭氏詩譜稱譜孔氏稱疏爾雅稱其篇第如釋鳥釋草之類爾雅疏稱釋諸家稱氏

凡草木蟲魚之類舊一說分明者先著之其辭繁及說不一者稱曰以斷之

所引諸家諸書皆稱曰其諸家諸書所引則稱云

經文音釋注本句之下諸說音釋附本說之下

直音多假借以便初學不拘本韻其切字以温公切

韻指掌圖正之

凡上聲濁音讀如去聲俗讀作上聲清音非四聲皆有清濁

唯上聲濁音與去聲相近如兕字乃上聲與去聲寺字音相近雖係上聲只讀如寺不必讀作死蓋兕乃

徐履反徐字屬斜字母用餳涎切係半濁半清按温公函其四聲平為詞上為兕去為寺此是重道如讀

作死乃屬心字母用新先切係全清誤矣凡上聲濁音及半清半濁音皆與去聲相近讀者多作上聲則以濁為清矣

釋文有音切不和者今以韻書為定

凡音不言下同省文也（一詩內皆同）下文音不同者别出

古注音義不同者先著所從其不從者附見之

題下一句國史所題為首序其下說詩者之辭為後序

别詩及他書字訓與本詩字訓同者直引以相證不復著語（如蓼蓼者莪直引蓼彼蕭斯）

詩緝清濁音圖 辯音上濁者讀如去聲

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爲清濁四音

全清　東弓包居逋鳩金顛邊賓知

次清　通穹胞胠鋪丘欽天篇繽癡

全濁　同窮庖渠酺求琴田駢頻持

不清不濁農顒茅魚模牛吟年眠珉尼

平上去入四聲其平聲爲全清者其上去入皆

爲全清其次清全濁不清不濁者亦然

全清　次清　全濁　不清不濁

平　東　通　同　農

上　董　桶　動讀如去聲　didn't

去　涷　痛　洞　齈

入　督　禿　獨　○有聲無字

四聲唯上聲全濁者讀如去聲謂之重道如同動洞獨動洞是重道蓋四聲皆全濁也動字雖是上聲以其為上聲濁音只讀如洞字今人調四聲者

誤云同桶痛禿不知同為全濁其桶痛禿皆為次

清清濁不倫矣

動奉棒是兕婢被否市恃士仕砙俟涘似巳祀耜

汜姒巨秬虡距炬敘緒嶼鱮芧藇佇竚杼紵羜輔

父腐柱簿部杜戶怙祜岵扈陛蟹亥待逮殆怠倍

在牝混但緩踐俴善趙肇兆旐紹皓昊顥鎬浩皞

抱道稻皁造坐象丈蕩杏荇靜靖迥洞舅婦阜厚

後甚儉芡簟檻范範犯軓

以上之類竝是上聲全濁讀如去聲

温公指掌圖又有蹤摐從嵩松五音内嵩為全清松為半清半濁今圖止為辯上聲全濁故但取四音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緝卷一

宋 嚴粲 撰

周南　國風

譜曰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太王避狄難自豳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文王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得二公之德教尤純屬之太師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周公

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采音菜○疏曰䌓言太王遷於周原召是周内之别名也春秋時周公召公别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朱氏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説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又曰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内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徳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鄠音户○補傳曰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删詩之際蓋傷

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關雎音趨○臣榮曰雎七胥反以温公切韻圖正之七字在第十八圖屬清字母胥字在第三圖平聲第四等横尋清字得疽字其上聲為取去聲為覷則平聲正音趨也雎疽砠苴皆同音俗讀為沮之平聲非也後皆類此

后妃之德也 李氏曰后妃太姒也○朱氏曰太姒未嘗稱后此追稱之云耳此詩當時人所作以美太姒之德周公取以為周南之首篇以教天下後世以明凡為后妃者具德皆當如是也故序者不曰美太姒之德而特言后妃之德

風之始也 朱氏曰謂國風篇章之所始亦風教之所由始

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疏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其夫婦焉

故用之鄉人焉 疏曰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之禮其經云乃

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用之邦國焉疏曰令諸侯以補傳曰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之教其臣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補傳曰遠而用以化六服之國

右第一節論關雎之化

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也故又言此文王風化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皆主文王言之非專美后妃也治天下自齊家始善則天下陰蒙其福而人不知否則國家潛受其蠹而主不悟夷考千載理

亂之故常必由之詩首關雎淵乎哉釋文曰舊說云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大序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小大之異○蘇氏曰大序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董氏曰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風風也風並如字徐上如字下去聲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右第二節論名風之義

風有二義風之優柔以感動其善心教之諄勸以變化其氣習朱氏曰如風之著物鼓舞震盪物無不化而不知為之者

詩者志之所之也疏曰之適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歎本亦作嘆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右第三節論詩出於人情之眞

此更端泛說詩也詩者志之所適特藴藏在心則為志發見於言則為詩耳名二而實一也蓋詩由所感

而作不能自已出於人情之真而非偽也舉手而舞動足而蹈身為心使不自覺也虛一而靜者心也言心之所主則謂之志言心之感於物而有喜怒哀樂之殊則謂之情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疏曰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對文則別散則通也音備治世之音安以樂音洛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

之音哀以思_{音四}其民困

右第四節論聲音與政通

音由人心生也心有感而聲自形聲相應而音自備所感不同政使然也_{黄氏曰凡此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而不達其聲音則大田楚茨之詩不言周政之衰而言先王之盛亦可謂治世之音乎}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_{疏曰鬼神與天地相對則唯謂人鬼耳}莫近於詩

右第五節論詩貫幽明

詩出於情之真其感也深故正人事之得失使人捨非而從是與夫動天地感鬼神無有近於詩者吾心有此理在人在天地在鬼神亦同此理以此理之同者止之動之感之何遠之有正得失通上下言之朱氏曰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陰陽之氣而致災名祥蓋出於自然

先王以是經夫婦朱氏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疏曰經常也成孝敬朱氏曰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右第六節論先王用詩以化天下

詩首二南故先言經夫婦夫婦之道貴乎有常以詩經之于事父以孝臣事君以敬秉彛之心欲其勿虧以詩成之三綱正則人倫厚故教化美而風俗移詩教皆為人倫設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去聲五曰雅六曰頌

右第七節論六義

詩之名三曰風雅頌此以風雅頌偕賦比興言之謂三百篇之中有此六義非指詩名之風雅頌也○孔氏謂風雅頌皆以賦比興為之非也大序之六義即周官之六詩如孔氏說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有賦比興之三義耳何名六義六詩哉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得與敷陳之賦直比之比感物之興並而為六也呂氏言得風之體多者為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為二雅得頌之體多

者為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其說是也若謂三詩之中止有三義則比興之外餘皆為賦然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於六義為雅不當謂之賦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於六義為頌亦不當謂之賦程子曰國風二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風者謂風動之也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比者直比之興者因物而起雅者正言之頌者稱美之六義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張子曰一詩之中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補傳曰國風雅頌蓋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大者而名之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音諷主文而譎諫譎音決○臣粲曰譎

詭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右第八節論風之正變

上之人用此以風化其下謂正風也下之人用此以諷刺其上謂變風也主文者謂主於文辭成章可歌使人玩其辭而樂之蓋詩主文而春秋主事也既使人玩其辭而樂之因以寓其諷諫或託物或陳古言在於此意寓於彼詭辭以諫而不斥言其失言之者所以無罪聞之者亦足自戒上之化下下之諷上皆

有優游巽入之義故正風變風皆名為風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曰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疏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曹氏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云志記也國史既掌邦國四方之圖籍則舊章民風無不通習詩采得之後屬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招音韶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疏曰吟咏己之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以風其上風音諷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右第九節論變風變雅之所以作

王道以禮義為大端而政教之所自出也自文武成康之道衰禮義既廢政教遂失王政不行不能一道德而同風俗於是變風變雅始作矣古者有采詩之官其巡守也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得之後屬之國史國史明得失之迹謂知詩人所言之意也知其意在於哀傷人倫刑政之失發於情性而吟詠之以風刺其上蓋通達古今之變而思其先王之舊也此

皆詩人之意唯國史能明之故題其事迹於篇端也

程子曰國史知得失之迹載其事於篇端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已其下乃說詩者之辭而後人所附或有失詩之意者或謂國史自作詩亦或有如此者不必盡是自作要之詩皆國史主之也○朱氏曰舊說正風正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辭變風變雅皆康昭以後所作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梁曰懿王風始變厲王雅始變今無康昭變詩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

朱氏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性則天命之在我者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右第十節又獨論變風

此申說吟詠情性之意變風發乎喜怒哀樂之情以風刺其上出於性也言性動而之情也其言止乎禮義而不失其性之德則由於先王教化之澤淪浹於人心者未泯也夫人之怨怒哀思易為血氣所亂往往流於情之過而失其情之正非教化入人者深何以能止於禮義邪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朱氏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

右第十一節論風雅之别

諸侯之詩為風天子之詩為雅風言國俗所漸各不同也雅言天子所以齊正萬方使歸於一也正之之道有得失故廢興異焉補傳曰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永嘉陳氏曰風詩由下以觀上多作於小夫賤隸皆因民俗厚薄推本於一人之善惡也雅詩由上以觀下多作於公卿大臣皆以朝政臧否推廣而達之四方之理亂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右第十二節論大小雅之别

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别驗之經而不合李氏以為大序者經師次輯其所傳授之辭不能無附益之失其說是也然二雅之别先儒亦皆未有至當之說竊謂雅之小大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葢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

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不唯與國風敻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為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其文約其辭微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

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會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别則昭昭矣

臣考菁莪棫材棫樸官人所言之事同也然菁莪之詩惟反覆吟詠於菁菁之莪是有風體而不純乎雅故為小雅至棫樸之詩言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皆正言其事其辭旨氣象與菁莪大有間矣故為大雅此大雅小雅正經之别其餘皆可類推也以變雅言之六月采芑常武江漢皆述宣王征伐之事而六月采芑其體與采薇出車杕杜不甚相遠比之江漢言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常武言赫赫明明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氣象小大自是不同季札觀樂至歌小雅曰怨而不言至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此善言二雅之氣象者也至以大雅為曲而有直體却正說著小雅小雅兼有風體故曲而有直體若大雅之體安有所謂曲杜預知其說之不通乃曰此論其聲蓋謂非論其體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䟽曰謂形狀容貌也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告音梏○槩曰鬼神之理隱而顯故曰神明

右第十三節論頌

盛德先王先公之德也成功先王先公所以創業垂統而授之子孫者也令也德積而至於配天功積而

至於太平作頌者美盛德之形狀歌其成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此解周頌也詩三百篇皆周詩也魯商頌附焉耳疏曰商魯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是謂四始也李氏曰關雎者風之始也鹿鳴者小雅之始也文王者大雅之始也清廟者頌之始也

詩之至也曹氏曰四者皆始於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矣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右第十四節論四始

詩之至也猶曰易其至矣乎贊美不盡之意文王之德雖甚盛茂加矣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朱氏曰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王者之風（陳氏曰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為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曹氏曰周即美陽之周原太王之舊都也）南言化自北而南也（疏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朱氏解見周南之下）鵲巢騶虞之德（朱氏曰言德者蒙化以成德也）諸侯之風也（陳氏曰岐西之地為召公專主諸侯之國故為諸侯

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朱氏曰先王文王也故繫之召公召音邵○曹氏曰召即雍縣之召亭○李氏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分陝以東如江漢汝墳即陝之東也分陝以西如江沱即陝之西也○疏曰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以繫之二公周南召南補傳曰文王分岐以為二公采邑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為左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右第十五節論二南分繫

詩經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之端焉二南繫周召見君臣之倫焉見文王心術之微盛德之至焉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樂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窈音杳窕迢之上聲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右第十六節論關雎之義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過於樂則淫過於哀則傷后妃求嬪妾之賢而未得則憂而至於輾

轉反側哀而不傷也既得之則樂之以琴瑟鐘鼓樂而不淫也此序樂得淑女以下經師因孔子之言而增益之耳所謂不淫其色哀窈窕皆非詩之旨也

關關雎鳩曰關關聲也雎鳩鶚也即郯子所謂雎鳩氏司馬也左傳雎作鵙見昭十七年○釋鳥曰鵙鳩王鵙○傳曰鳥摯而有別摯音至亦作鷙○郭璞曰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食魚○陸璣曰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鷲音就○山陰陸氏曰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雎鳩不再匹徐鉉草木蟲魚圖書云雎鳥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蓋鶚性好跱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俗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鷙而有別傳云鷙鳥不雙是也○杜預注左傳曰鷙而有別為司馬主法制○

蘇氏曰鳥之鷙者不淫○歐陽氏曰此詩不取其鷙取其別也

在河之洲朱氏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釋水曰水中可居者曰洲

窈窕淑女傳曰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閒音閑○朱氏曰淑女指太姒也

君子好逑好毛如字鄭去聲逑音求○朱氏曰君子指文王○傳曰逑匹也

興也凡言興也者皆兼比興之不兼比者特表之○詩記曰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今從毛氏例書興以別之

鶚鳥性不再匹立則異處是有別而不淫也又性好跱每立更不移處有幽閒正靜之象焉故以興后妃

也雎鳩有關關然之聲在河中之洲遠人之處興后
妃德音聞於外而身居深宮之中也大姒有徽音故
以關關興之此窈窕幽閒之善女足以為君子之良
匹也言大姒之賢而文王齊家之道可見矣○東萊
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亦曰德音來括白華刺褒姒以
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蓋宮庭雖奥而善惡流傳於
外皆不可掩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猶鶴鳴九皋聲
聞于野之意也○爾雅家祖郭郭以雎鳩為鶚又云

鵰類是雎鳩即鶚也釋文於鵰曰鶚屬於鶚曰鵰屬

鶚屬即是鵰鵰屬即是鶚無别鶚也鵰鶚皆搏摯之

鳥故曰鷙或見經有河洲之言遂以為疑山陰陸氏

云今大鵰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

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以此言之不可謂

鷙鳥不近河洲也○郯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

馬此詩是也祝鳩氏司徒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

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

寇大明之鷹揚是也鶻鳩氏司事鶻音骨又如字鷽鳩也非斑鳩鷽音學小宛之鳴鳩與氓詩食桑葚之鳩是也歐陽氏以居鵲巢之鳩非鳴鳩鳩則又在五鳩之外也

參差荇菜參初金反差音嵯荇音杏亦作莕行之上濁解見條例○傳曰后妃共荇菜以事宗廟共音恭○疏曰參差然不齊也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釋草曰荇接余○郭璞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陸璣曰莖白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生水上根在水底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味脆美鬻音煮○梁曰參差訓不齊凡菜皆不齊何獨荇也今池州人稱荇為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詩人之辭不苟矣

左右流之疏曰左右嬪妾也○箋曰后妃共荇

荇必有助之者○槃曰流流水也流之謂於流水以潔之也水流則清故潔之必於流水釋言以流為求今不用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傳曰寤覺也寐寢也覺音教○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臣槃曰猶人言佩服不忘之義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輾音展○箋曰卧而不周曰輾○䟽曰輾轉俱是迴動箋獨以輾為不周者辨其難明反側卧而不正也

賦也唯二南舉賦比以見例餘無疑者不書后妃共俎豆以事宗廟言參差不齊之荇菜必得左右嬪妾於流水潔之以為荇故此幽閑之后妃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惟欲求左

右之賢也嬪妾不必親潔荇託言求內政之助以見其不妬忌也方其未得則寤寐思懷之此其所思悠長故終夜不寐其身輾轉而不安反側而不正也○楚莊王夫人樊共姬曰妾備掃除十有一年矣私捐衣食求美人而進於王妾所進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樊姬之求美人即太姒求左右之意說者多謂詩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如車舝之意非也車

寤寐思得賢女以代之太姒已為文王妃何待詩人思得之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芣苢傳曰采取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釋樂釋曰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又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毛曰友之親之如朋友也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音帽○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之也○毛曰芼之謂為羹也內則云芼羹注云菜也疏云用菜雜肉為羹又皆義芼之以蘋藻毛以芼為擇今不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樂音洛○臣槩曰金旁從童之鐘樂器也金旁從重之鍾酒器也聚也古字鐘通作鍾監本毛詩皆

作鍾

求而得之則以琴瑟親友之以鍾鼓歡樂之亦謂不妬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鄭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

葛覃后妃之本也補傳曰王業之本在稼穡后妃之本在女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澣音緩胡管反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本者務本也國史所稱此一語而已其下則說詩者

之辭如言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非詩意也詩記曰講師以為在父母家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

葛之覃兮傳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于中谷施音異○傳曰施移也中谷谷中也○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倒其言者古語皆然維葉萋萋傳曰萋萋茂盛貌黃鳥于飛曰黃鳥黃鶯也○傳曰搏黍也搏音團○釋鳥曰皇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陸璣云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常以葚熟時來在桑間關西謂之鸝黃郭云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集于灌木傳曰灌木叢木也○釋木曰木族生為灌其鳴喈

喈喈音皆○傳曰喈喈和聲之逺聞也

興之不兼比者也述后妃之意若曰葛生覃延而施移於谷中其葉萋萋然茂盛當是之時有黄鳥飛集於叢生之木聞其鳴聲之和喈喈然我女工之事將興矣黄鳥飛鳴乃春葛初生之時未可刈也而已動女工之思見念念不忘也先時感事乃幽民艱難之俗今以后妃之貴而志念如此豈復有一毫貴驕之習邪味詩人言外之意可以見文王齊家之道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朱氏曰莫莫茂密也○張氏曰秋時也是刈是濩刈音乂濩音鑊○釋文曰韓詩云刈取也○臣粲曰刈從刂刀也謂斬而取之○傳曰濩煑之也為絺為綌絺音笞綌音隙○傳曰精曰絺麤曰綌服之無斁音亦○傳曰斁厭也

又述后妃之意若曰至葛葉莫莫然茂密之時我則刈取之濩煑之又緝績以為絺綌而服之無有厭斁之心躬親其事知女工勤勞故服之無厭心也○婦人驕侈之情何有紀極茍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

之德性後世妃后以驕奢禍其俗者皆一厭心爲之也詩人辭簡而旨深矣補傳曰后妃之善莫先於不妬忌其次則能儉節也

言告師氏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云言歸于好○傳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疏曰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俟及纚顯之上聲山買反笄音鷄綃音消

言告言歸張子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

薄汙我私汙音烏○芣苢傳曰薄辭也○傳曰汙煩也私燕服也○箋曰煩撋之用功深撋而緣反○釋文曰煩撋猶挼莏也○疏曰治汙曰汙猶治亂曰亂也

薄澣我衣箋曰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褘音揮褖音彖○疏曰澣其用功淺也

害澣害否害音曷否音缶○傳曰害何也

歸寧父母

此章乃説后妃將歸寧之事后妃若曰我告于師氏其告之者為歸寧也於是汙煩其褻服澣濯其禮服又有不澣者問其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而問安於父母也舉動必告於師氏澣衣猶為之斟酌觀此氣象其賢可見矣朱氏曰此詩見后妃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卷音捲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詖音祕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言后妃之志者謂因備酒漿念及臣下之勤勞耳後序以詩之周行為列位遂支離其說非詩之旨也求賢審官婦人何預果若序言開后妃與政之漸矣朝夕思念至于憂勤於義為行

采采卷耳 芣苢傳曰采取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據本草即今蒼耳今人麴糵中多用之○釋草曰卷耳苓耳○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形似鼠耳叢生似盤枲西之上○陸璣曰葉

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之耳璫草不盈頃筐音頃傾○韓詩曰頃筐欹筐也○錢氏曰梢之小而偏者○荀子曰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嗟我懷人臣槩曰懷矜念也寘彼周行今從毛鹿鳴音如字舊音航○傳曰寘置也○呂氏曰周行周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詩記曰毛氏以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興之不兼比者也此言使臣在途歸必勞之后妃主酒漿之事豫采卷耳以為麴蘖故因見采卷耳者而念使臣之勞謂卷耳易得之草頃筐易盈之器今采

卷耳者非難且勞之事也采之又采尚不盈頃筐嗟乎我矜念使臣今在道路其跋涉之勞當如何耶張子

詩云閨閫忱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䖵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經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皆以為周之列位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破示為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為發幣於列位其義尤迂毛以卷耳為列位鹿鳴為至道大東無傳今取毛鹿鳴音義皆為道也但卷耳大東為道路鹿鳴為道義

陟彼崔嵬音摧桅○傳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釋山曰石戴土謂之崔嵬○疏曰傳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下解砠同　我馬虺隤虺音灰隤徒回反○傳曰虺隤病也　我姑酌彼金罍音雷○傳曰姑且也○釋文曰罍酒罇也容一斛○疏曰人君以黄金飾尊刻為雲雷之象言刻則用木矣　維以不永懷今曰懷即上文懷人之懷

后妃念使臣升崔嵬之山其馬亦虺隤而病矣馬勞且病人勞可知永懷謂念之不忘也使臣他日竣事而歸我酌酒以勞之乃可以釋我此念今方在途則我矜念之而不忘也后妃不親酌酒以主酒漿故以

我言之周南著文王之化后妃居深宮之中而能念
及臣下之勞者由其君子能體羣臣故夫婦之志同
也解頤新語曰周官酒人之奚為世婦役有女酒女漿則知周家酒漿之用亦內治所當察也注奚今之侍使官婢

陟彼高岡傳曰山脊曰岡我馬玄黃傳曰玄馬病則黃我姑酌彼兕觥
兕詞之上濁觥音肱○傳曰兕觥角爵也○疏曰兕一
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為觥古者宴饗之禮必有兕觥
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曰兕觥其觩旨
酒思柔故知饗有兕觥也昭元年鄭人宴趙孟穆叔子
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故
知宴有兕觥也○朱氏曰兕野牛也周禮有觥罰之事

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不必專為罰爵也維以不永傷粲曰傷亦懷也

陟彼砠矣砠音趨與雎同○傳曰石山戴土曰砠○釋山曰土戴石為砠我馬瘏矣瘏音塗○傳曰瘏病也我僕痡矣痡音敷又痡之平○傳曰痡亦病也云何吁矣

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念其勞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樛音鳩后妃逮下也疏曰言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使俱進御於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嫉音疾妬都之去

讀此詩想見文王宮庭之雝穆矣

南有樛木傳曰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箋曰南土謂荆揚之域○疏曰揚州厥木惟喬○臣榮曰左傳聲子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見南方木美葛藟纍之藟音壘纍音縲釋文曰藟似葛纍纏繞樂只君子樂只音洛止○榮曰只語已辭也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楚詞白日昭止是也樂只君子蓋曰樂哉君子也福履綏之榮曰視履考祥之履○傳曰綏安也

興也南土木美葛藟亦茂故以南言之木之喬竦者物不得附託而俱升南土有下曲之木故其下葛也藟也皆得纍而纏繞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無妬忌之心則衆妾得以攀附而上進后妃如此樂哉

其夫君子可謂福履安之矣動罔不吉謂之福履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傳曰荒奄也○呂氏曰芘覆也樂只君子福履將之箋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縈烏營反○傳曰縈旋也○錢氏曰遶也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傳曰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螽音終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也

螽斯次樛木義相成也後序謂若螽斯不妬忌非也

螽斯微蟲何由知其不妬忌乎

螽斯羽曰螽斯蝗也蝥也斯語助也即阜螽也非七月所謂斯螽也蝥音煩詵詵兮詵音莘○傳曰詵詵衆多也

宜爾子孫振振兮振音真○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梁曰振振共有二訓盛也信厚也詩言振振者三此詩當如均服振振之訓為盛麟趾殷靁當為信厚

比也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也歸其自於后妃曰宜乎

爾后妃之子孫振振然而盛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今考爾雅云阜螽蠜李氏陸璣許氏蔡邕之說阜螽即蝗也蠜也螣也（螣音特）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蜇螽蜙蝑（蜇音斯蜙蝑音嵩須）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阜螽非蜇螽也毛氏誤以此螽斯為蜙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為一物錢氏云阜螽羣飛

齊一故以為比斯語助猶鷽斯鹿斯也言羽見其飛也春秋書螽即蝗也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云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

螽斯羽薨薨兮薨音轟○朱氏曰薨薨羣飛聲宜爾子孫繩繩兮蘇氏抑解曰繩繩不絕也○衆曰如繩之索連不絕

螽斯羽揖揖兮揖子立反又音戢○傳曰揖揖會聚也○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宜爾子孫蟄蟄兮蟄尺十反徐自

立反○傳曰
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音腰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

疏曰摽有梅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女自十五至十九男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也○粲曰昏姻之時當從毛氏觧見東門之楊此序男女以正止謂以禮嫁娶昏姻以時謂及國無鰥民也鰥音關歲年耳

經但言男女以正昏姻以時而序者推原於后妃之

不妬忌蓋知風之自矣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於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况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傳曰夭夭其少壯也○棃曰棘心夭夭與書厥草惟夭皆少長之意物少則長而未已灼灼其華曹氏曰灼灼鮮明貌○臣棃曰毛以為華之之盛謂盛故鮮明非訓灼灼字為盛也之子于歸傳曰之子嫁子也于往也○釋文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

興也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言桃之少壯故其華鮮明木少壯則其華盛譬婦人盛年則容

色麗也此行嫁之子往歸于夫家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宜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音焚○傳曰蕡實貌○李氏曰桃之少壯則結實必大其葉亦蓁蓁然盛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雖有葉不復蓁蓁矣此言婦人得盛時而嫁也○槩曰蕡者大也墳為大防蕡鼓為大鼓有頒其首用宏玆賁皆訓為大凡蕡同音之字皆為大義則蕡亦桃實之大貌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音榛○傳曰蓁蓁至盛貌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為宜言其能協和

而使無閒言也閨門雍穆風俗淳美豈非后妃之化歟詩記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音嗟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好去聲賢人衆多也

詩人因見兔罝之人處賤事而能敬便知其材之可用序者因詩人美兔罝之賢便知當時多好德之賢又使知其為關雎之化非知類通達者未可與言詩

也能敬即是好德廣漢張氏曰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罝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彛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脩身以齊家而已

肅肅兔罝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罟者罟網也椓之丁丁椓音卓丁陟耕反音近爭○傳曰丁丁椓杙聲也杙音弋橜也橜音掘○疏曰此丁丁連椓之○今曰伐木丁丁為聲之相應此丁丁亦為連椓也赳赳武夫赳音九○傳曰赳赳武貌公侯干城干如字舊音扞○朱氏曰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甞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屬後所作耳○箋曰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孫炎曰干楯所以自蔽扞也○楯食允反○疏曰扞蔽如盾防守如城然

賦也詩人偶見有肅肅然恭敬者乃作罝捕兔之人

椓伐杙橜其連椓之聲丁丁然爲賤事而能敬可以知其賢矣遂美此兎罝之人赳赳然甚武可爲公侯之干與城言勇而忠也李氏曰冀缺耕於野夫婦相敬如賓胥臣薦之於文公茅容避雨危坐郭林宗見而異之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施如字逵音葵傳曰逵九達之道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好朱如字鄭去聲○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錢氏曰仇與逑通○梁曰公侯好仇與君子好逑句法同善匹猶率由羣匹之匹

此赳赳之夫可爲公侯之善匹言勇而良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傳曰中林林中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逵人所見之地肅肅可也以中林無人之地猶且恭敬則其賢可知也此赳赳之夫可為公侯之腹心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勇而智也詩記曰其辭浸重亦歎美無已之意爾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音浮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樂音洛○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

天下和平為后妃之美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矣

采采芣苢傳曰采取也○朱氏卷耳觧曰采采非一采也○釋草曰芣苢馬舄馬舄車前○郭璞曰令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蟇衣○陸璣曰其子治婦人難產○山陰陸氏曰神仙服食法云令人有子亦謂之陵舄列子云生於陵屯則為陵舄屯阜也

薄言采之程子曰薄言發語辭也○槩曰薄言震之薄言追之薄言采芑凡薄言二字皆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宜懷妊故婦人有子則采之采采非一采矣而又采之喜樂之深也有言采而得之為己所有

也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辭讀之自見喜意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端之入○傳曰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鑾之入○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而聚之於地既為已有於是就地掇拾之既掇拾之則捋取其子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袺音結○傳曰袺執衽也○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襭音頡○傳曰扱衽曰襭扱音揷

既捋取其子則以衣貯之而執其衽謂之袺既執其

衽及扱其衽於帶中謂之襭自采至襭言之序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道謂脩身齊家之道也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後序言求而不可得非也

南有喬木南解見樛木○傳曰喬上竦也不可休息漢有游女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别山入江○又漢入江解見江漢○曹氏曰漢上之游女非深居於重闈之中者

不可求思傳曰思辭也○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釋水曰潛行為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永矣朱氏曰江水出永康軍岷山不可方思釋言曰方泭泭音孚亦作桴○孫炎曰方水中為泭筏論語注云編竹木為筏小曰桴○今曰江水尤深濶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

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及下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閤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

可動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泭而方之見其正潔之意使人望之而㬥慢之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人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

翹翹錯薪翹音喬○錢氏曰翹翹高峻貌○傳曰錯雜也言刈其楚疏曰楚木名故樂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皆云不流束楚是也楚在雜薪中猶翹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音末○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説文曰秣食馬穀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

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也喻衆女之中其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或謂秣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敢請子珮已有狎暱之想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郭璞曰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

曰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釋草曰購蔏蔞購音構蔏音商○舍人曰購一名蔏蔞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傳曰五尺以上曰駒○說文曰馬二歲曰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音汾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文王三分有二不替事殷之小心故當時化之雖汝

墳婦人亦勉其夫以從王事此文王道化之盛也

遵彼汝墳傳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李氏曰汝水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入淮周南之水也○釋丘曰墳大防○疏曰謂崖岸狀如墳墓伐其條枚傳曰枝曰條幹曰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惄音溺調音周○傳曰惄饑意也調朝也○箋曰惄思也

賦也君子從役於外其妻為樵薪之事遵循汝水之墳岸伐其枝條枚幹念其君子之未見惄然如朝饑之切也親伐薪則庶人之妻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音異○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程子曰伐肄則踰年矣既

見君子不我遐棄

前伐其條枚今生肄而復伐之見行役之久也他日已見君子庶幾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 魴音房赬音稱○曰魴鯿也鯿音鞭解見陳衡門○傳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張子曰謂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赤赤則勞甚矣

王室如燬 燬音毀○曰王室商室也○傳曰燬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槩曰婦人指夫之父母從箋疏義也或以為指文王今不從○傳曰孔甚也邇近也

魴尾本白以勞故赤婦人喻其君子勞苦而容瘁由

王室之事其急如火不可緩也是時商王尚存西伯之事皆斡蠱王室也婦人從而勉其君子曰王室之事雖急如火不得少休然父母相去不遠不必念家而怠王事也魴魚赬尾閔之也父母孔邇勉以正也子于役而念父母情之至切其妻乃復權恩義之輕重欲其國爾忘家可謂正矣○舊說以如燬喻紂之酷以父母喻文王之仁刻畫如此固非以服事殷者所敢安而亦烏在其為勉以正也韓詩以為思親列

女傳以為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近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句如麟趾之時也

應效應也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公子生長富貴未嘗憂懼況當殷末俗流世敗之時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信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信厚則他人可知程子曰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謬矣

麟之趾麟者仁獸也瑞獸也○陸璣曰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經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乃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之麟故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注脚謂持其脚也○曹氏曰說文云麒仁獸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則字當作麐音同○傳曰趾足也振振公子振音真○傳曰振振信厚也○振振有考見螽斯于嗟麟兮于音吁○梁曰于古注無音今考韻書于字通作吁注云詩于嗟用此知當音吁也

興也有足者宜踶音第蹋也莊子云馬相怒則分背相踶唯麟之足可以踶而不踶是其仁也今振振然信厚之公子有貴勢而不恃遂歎美此公子即麟也此詩之辭寂寥簡

短三歎而有餘音也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為鳳兮也

麟之定丁之去○傳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頟也振振公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蘇傳姓者也于嗟麟兮

有頟者宜抵唯麟之頟可以抵而不抵也公室子孫其傳彌遠而信厚不替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傳曰公族公同祖也于嗟麟兮

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朱氏曰關雎葛覃卷耳樛

木鐘斯其詞雖主於后妃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緝卷一